

揭露伪科学丛书 2

警惕祸国殃民的

伪气功

何祚麻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警惕祸国殃民的 伪 气 功

何祚庥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惕祸国殃民的伪气功/何祚庥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8

(揭露伪科学丛书(二))

ISBN 7-306-01183-9

I. 警… II. 何… III. 批判伪气功 IV. N4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5 万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10.00 元

目 录

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	朱光亚(1)
论科学与伪科学	于光远(5)
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	何祚庥等(14)
中国人的希望在科教,不是神通	杜继文(17)
揭露“人体特异功能”	何祚庥(23)
从“宇宙语”说起	郭正谊(33)
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庄逢甘(39)
科学容不得信口开河	何祚庥(45)
让科学说话	《工人日报》评论员(62)
严新“科学实验”与清华无关	赵燕等(64)
严新曾在清华露马脚	朱海燕(66)
不可往科学里“注水”	杨景水(67)
戳穿“异能”,再破“神功”	李晓东(69)
请看客观存在的事实	陈祖甲(74)
杨振宁等支持对伪科学、伪气功的批评	
.....	《中国科协简报》(85)
“山羊”与“特异功能”	宗春启(88)
“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	何祚庥等(96)
敢冒风险,却难掩破绽	祝桂宇等(101)
一位魔术师的公证	傅起凤(108)
气功啊! 气功?	隋东等(112)

走出柯云路的误区·····	黄琪(121)
五塔寺大师斗法·····	李晓东(133)
关于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丛书的采访·····	祝晓风(141)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是非法社团·····	任东杰(145)
一位求道者的自白·····	施明星(148)
警惕现代巫术·····	袁钟(157)
谈练功出偏的恶果·····	张彤玲(159)
气功导致精神病上升·····	《健康报》(163)
是练功出偏,不是特异功能·····	张彤玲(166)
科学引导气功,气功促进健康·····	程军(168)
一起“气功”引发的凶杀案·····	汪自力(173)
夫妻走火入魔,丈夫竟换妻子头颅·····	闫军等(180)
伪科学思潮不是孤立的·····	杜继文(182)
追踪“佛子”,揭露其真相·····	何平平(184)
伪科学兴起的原因·····	钟严(195)
开展科普工作,反击伪科学·····	潘家铮(201)

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①

朱光亚

(中国科协主席)

两天的会议开得很好。许多同志谈到这个会议非常必要、非常重要，但不怎么及时，应该早一点召开。我同意这些意见。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感到很受教育，只是昨天上午因必须去另一个会，没有听到龚育之同志等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有点遗憾。去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两天会议上的发言，许多事例我是第一次听到，更加深了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我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4年前得到大家信任选举我任科协主席，更应把捍卫科学尊严、反对迷信愚昧活动的责任担当起来，努力做好工作。希望今天出席会议的同志都加强责任感，群策群力，今后推动工作就更有力量了。

今后我们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向全社会广大干部和群众加大宣传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力度，重点放在干部上。二是要进一步与哲学、人文科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学

① 本文为朱光亚主席于1995年9月21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捍卫科学精神”研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

校教育工作者紧密合作，从根本上清除迷信、愚昧、伪科学活动的基础。最近《工人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等勇于披露报道，成绩很大，但还要继续努力。

我注意到报道中已有文章指出，表演、演示不能代替科学实验，我很同意这一点。30年前我国成功地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后，在1964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引用毛泽东主席著作中的一段重要论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当时曾给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再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自然科学中的是非问题，显然只能由科学实验的这项实践来检验、鉴别。而科学实验虽然不同科学领域可以有不同的规范要求，但都是不能由表演、演示来替代的。我也简要地讲讲我在工作岗位上接触到的两个事例。

一是“水变油”。早在10年前，科工委机关一位干部曾邀我去看看演示，我婉拒了。1986年，在为制定863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召开的座谈会期间，又有人在会下提出类似建设，同样被婉拒了。我们曾建议，可请那位“发明家”信任的同志再次做工作，说服他同意来北京做科学实验，我们将安排一个研究单位，配备科研实验人员，在切实保护他的发明机密的前提下进行。这一建议被断然拒绝。大概是1994年，宋健主任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一次电话指示精神，大意是科技界要认真抓一下这件事，不要弄成个大笑话，说中国科技界对最基础的科学知识都不懂。遵照这一指示精神，我在中

科协布置召开了一次小型座谈，邀请有关部门、单位的同志参加，请持不同看法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商议如何贯彻落实上述指示。开会时我才得知，国家科委已组成专家组且进行过研究，提出了与上述类似的应在北京研究单位合作进行科学实验的建议，但同样未能同那位“发明家”达成一致。在科工委，我也一再提出过这种建议而未能实现。做上述补充是想说明，尽管科学家们对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等最基本的科学知识是一清二楚的，但仍努力本着通过科学实验的实践来检验、鉴别真伪的求实态度来解决问题。

二是“特异功能”演示。关于张宝胜同志，我听说的很多，但只看过两次他的演示，其中一次是80年代初期他转到科工委507所住下后不久，安排的项目中有“意念移物”。演示在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放有一张桌子和十几把椅子的实验室内进行。研究所原准备好的“移物”标本（手可以包握住的铃铛），他不同意用；换为一位同志的一件日用品（手包握不住），他也不同意用。几经周折，他用的是一个小玻璃管装保险丝，说是他在墙角捡起的。他放在手心握紧一段时间后说是转移了，……最后请室内的人检查各自的衣袋，站在后排的所政委从他的军装口袋里找到了。演示是成功了，像是变戏法。事后我问这位政委，张宝胜同志搬到所里住下后，政委是否见过他；政委说前个晚上曾去宿舍看望过他。我说这就可能有漏洞了。举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研究所实验室内，这样的演示仍代替不了科学实验；比如说上述“移物”标本的选择、前后鉴定就离科学实验的一般要求相距甚远。

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是很重要又很紧迫的任务，必须依靠大家加强责任感来做。要认识到这件事做起来不会那

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

么容易，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坚信，科学终将战胜迷信、愚昧和伪科学，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必将不断提高。让我们继续努力奋斗。

论科学与伪科学

于光远

什么是科学？

指出一个事物属于某一类，但又同属于这类中的其他事物有相区别之处，是给它下定义通常采取的一种方法。因此我想在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时，可以而且应该这么做。

科学属于知识。它属于“知识”这个“类”。它包括在“知识”的外延之中。然而“科学”不等于“知识一般”。

可以从多方面作出“科学”不等于“知识一般”的判断。

第一，从它们的起源来看，知识远比科学为早。不论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或是从人的个体认识发展来看，都是这样。

知识也是有起源的，不必说无机物，就是生物中的植物也根本没有任何心理活动，在这里也不必提到它。就是动物有没有心理活动，也是在发展到有了神经的高等动物之后，我们才去探讨动物有没有程度不同的“心理活动”的问题。最低级的动物连有感觉都说不上。在更高等的动物那里，我们才可以看出它们已经有了感觉。“感觉”不等于“感知”。如果我们把汉语方块字中的“觉”字赋以与“知”字相同的，或相似的涵义，那么严格推敲起来，在心理学和认识论中使用“感觉”这两个字，就未必完全妥贴。不过我不想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只能沿用“感觉”这两个字，来说明它与“感知”不同。有“感觉”并没有说认识主体一定“知道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感觉”才发展为“感知”——一种很原始的“知识”。动物发展到了人，“感觉”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感知”。“感觉”只要有“感觉器官”就可以，“感知”则是“人脑”的功能，当动物发展到了人，人才渐渐有了知识。当然最原始的人的感知，也不是很发达的，但是从人类的历史来说，知识早在蒙昧时期已经产生，这是无可置疑的。当然即使是当代人类，有的也只是对外界某种事物具有感觉而未感知的情况。

至于人类个体的历史，在新生儿和婴儿时期是谈不到“知识”的。不过用不了多久，从小孩的嘴里也可以听到“知道”这两个字了。

至于科学，它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并不很古老。确定科学究竟出现在哪个世纪、哪个地区，这是历史学家，特别是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但是人们公认，到了公元十四五世纪，比较完整意义的科学才在欧洲产生，而它发展起来还是更迟一些时候的事情。而在人的个体历史上，儿童开始接触科学，也比开始有知识、学知识要迟几年。科学从发生时间来看，区别于知识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应该怀疑的。

第二，知识这个词的出现也比科学要早。“科学”一词在我国古时是没有的，不只是没有这个词，而且没有近代意义下的科学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只有学问这个词。学问一词当然不等于知识，但也还不是近代意义下的科学。“科学”这个词是从欧洲文字翻译过来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先翻译的，而是日本人翻译的。我国学者认为翻译得好，便采用了这个译名。科

学这个词在欧洲的原文是什么呢？“五四”时代不说“赛先生”吗？“赛先生”在英文中就是 science。法文同英文一模一样。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也是一样，只是这两个国家拼写这个字的字母有些区别。欧洲这几个国家的科学一词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拉丁文的来源。欧洲这几个国家中这个字的本来的含义就是“知识”。至今英语中 science 有一义就是 knowledge 的同义语。德语中科学这个词从结构上看同英语中的 knowledge 可以说完全一样，只是德语中的知识用另外一个词 wissen 罢了。可以这样来分析问题，自从欧洲近代意义下的科学发展起来后，没有另造新词，就利用原来当作知识解的老词 science。而日文和中文的翻译才在字面上使科学和知识区分开来了。

科学属于知识，又区别于“知识一般”，它与“知识一般”的区别在于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知识，而“知识一般”中除了科学之外还包括零零碎碎的知识。“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便是从科学区别于“知识一般”中的零碎知识这一点来下的定义。

科学属于知识，技术也属于知识。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知识。技术当然有一些是比较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但是如果下一个与技术相区别的科学的定义，就不能只讲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知识”。因为科学固然一定是系统化了的，而技术也有系统化了的。在技术中存在“系统化了的技术”。我有一个区别科学和技术的说法，那就是把科学定义为旨在研究客观状况、客观规律性的系统化了的的知识。即在第一个定义的基础上缩小范围。把旨在研究主观上如何去做的计划、方案、办法、措施、手段、技巧等等，排除在“科学”这个范围之外，归入与科学并列的技术之中。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把科学的范围大

大地缩小了。可以把前一个关于科学的定义视作广义的科学的定义，把这个科学的定义视作狭义的科学的定义。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划分科学与技术的方法，主要出自这样一个考虑，那是不但有与自然科学相并列的技术（我把它称之为自然技术），也有与社会科学相并列的技术（我把它称之为社会技术）。

按照这样来区分科学与技术，就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在科学上的创造是发现，在技术上的创造则是发明。

把技术作为一个客观事物进行研究，按照科学的定义则应该属于科学，即以技术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采用广义的科学的定义。

科学与伪科学

还有一个需要把科学和伪科学区别开来的问题。当我们给科学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的知识”时，是否能够把这种区别表示了出来？现在我想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伪科学在古代是不存在的。真科学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迷信就是迷信，行骗就是行骗，没有装扮成科学的必要与可能。

伪科学不同于宗教。宗教总的说来不理睬科学，漠视科学，它激烈地反对科学。在科学终于不断取得胜利之后，宗教就不再一般地、公开地反对科学，而是争取与科学共存，有时也利用一下某些科学成果。根本上说，宗教是反科学的，常常反对对它不利的科学成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有许多复杂的情况，但是它并不把自己冒充为科学。

伪科学也不同于明目张胆地置科学不顾的迷信活动。迷信靠制造谣言来惑众，靠行骗来取得钱财。有一些江湖骗术并没有打科学的旗帜，也会有人去相信。在科学不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科学不发达国家中的落后地区，这种不打科学旗帜的迷信活动和江湖骗术很流行。伪科学本质上也是骗术，但是打着科学的旗帜，披着科学的外衣来行骗。本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伪科学硬说有道理；本来是乌七八糟、杂乱无章的东西，伪科学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使它们变成似乎是有系统的东西；本来是某些与近代科学成果毫不相干的东西，伪科学硬把它们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同近代科学原理拉扯在一起，去唬那些听说过那些科学成果然而不可能真懂的人。伪科学在把那些反科学的东西打扮了一番之后，还拼命往科学队伍里挤，甚至成立专门的伪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科学团体”，企图挤进真正科学团体的行列。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科学的威望当然是一种掩护行骗者的有利手段。

有不少人，包括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就容易受到迷惑。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区别，对于不少人来说的确是不那么容易弄清楚的。

一眼看过去“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的知识”这个定义似乎没有能把真科学和伪科学区别开来。

不过，我觉得科学这个定义还是可以区分真科学与伪科学的，不过需要再多作些许解释罢了。

关键是在对“知识”的认识上。“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的知识”中的“知识”二字是“真知”，当然不是“伪知”。比如，世界上并没有什么飞碟，调查结果表明，所有关于飞碟的“目击者”的报导不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便是错误观察的结果。

有关存在飞碟的一切所谓“知识”都是“伪知识”。作为“系统化了的（真）知识”的科学中当然不包括以飞碟存在为前提的伪科学。真伪科学的区别在于定义。我们说“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的知识”，当然就是“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真知识”，这个“真”加不加都是一样的。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伪知识”，这个问题只有对具体问题经过具体研究来解决。仍以飞碟为例，对这么多的“目击者”做了报导，在实践上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科学报告，在道理上根本说不通报导中的那样的飞行器可以通过这么遥远的距离到达地球。国际上有一个“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研究机构”曾对飞碟这种伪科学的宣传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证明纯属子虚。

……

总之，我认为，在对知识和系统化有了清楚的说明时，“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这个定义是可以把科学同伪科学区别开来的。

不久前，我在新版的美国百科全书“科学史”这个条目中，看到一个关于科学的定义：“科学是系统化了的积极知识”。我认为这个定义在“知识”前加上“积极”这样一个限制词同在“知识”前加上“真的”这个限制词一样，可以更使人注意到要同伪科学划清界线的问题。同时积极的含义比真的要狭一些。有一些是真的知识，但是把它作为科学，要使之系统化是没有必要的、无益的。因此我认为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定义与不加上“积极”这个限制词的定义又并非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与不加都可以。不加“积极的”，这个意思也可以视作已经包括在内了。

科学在前进中的斗争

科学在前进中遇到各式各样的斗争。首先，要不断克服研究本身中的困难问题，况且，发现和发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使自己对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课题的认识更深入更全面也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情。我有一个座右铭：不要让自己取得的研究成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而要把它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去战胜它，使得自己的认识不断前进。这也是一种斗争（请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斗争——辩证唯物论上讲的斗争，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更不只是阶级斗争）。进行这种斗争的形式就是反思，就是自己批判自己，就是自己做更投入的研究工作。

在科学的前进过程，会发现原先人们的认识是不完善的，甚至是很不完善的。从哲学上说，在这里有一个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

同伪科学斗争的长期性

伪科学虽然是很低级的东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而且遭到社会上许许多多人的反对，它的行骗的本质不断地被揭露，不断遭受失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并不那么容易被彻底粉碎，此起彼伏，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因为伪科学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基础。不反对伪科学，听凭伪科学的传播是不对的，但是把反对伪科学的事情看得太容易，那也是不对的。伪科学之所以不容易彻底解决，并不是因为它真的有什么道理，而是因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它的社会基础，社会上有

那样一批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使得伪科学有它的市场。容易上当受骗同文化水平低当然有关。在一个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国家里，伪科学很容易流行。但是也有一些有很高文化水平的人，甚至在科学研究上做出过重大发明的人也乐于宣传伪科学。在科学和伪科学斗争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要不受任何伪科学的欺骗，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只有科学知识（甚至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上当受骗，还要真正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严密的科学方法，才可以有把握不受任何伪科学的影响。如果某个时期在某个地区伪科学特别流行，往往还有这个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把反对伪科学的斗争看得太容易了，就会放松对伪科学的斗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对伪科学的力量估计过高。

为了同伪科学作斗争就要对伪科学做科学研究。对伪科学的研究是一个真正属于科学研究的课题。这种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即当某一伪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面貌出现时，我们就需要对它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同时我们应该承认，伪科学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我认为必须对伪科学做社会科学的研究。甚至我认为可以说，对伪科学做社会科学的研究比对它做自然科学的研究更加重要。反对伪科学斗争的长期性就是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国家，某种伪科学特别流行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可寻。同时对伪科学现象做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可以告诉我们长期同伪科学斗争的方法，告诉我们从治本的角度来看，应该做些什么事，从治标的角度来看，又要做些什么事。还有，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通过